

【春風化雨】

# 恆河之水

釋悟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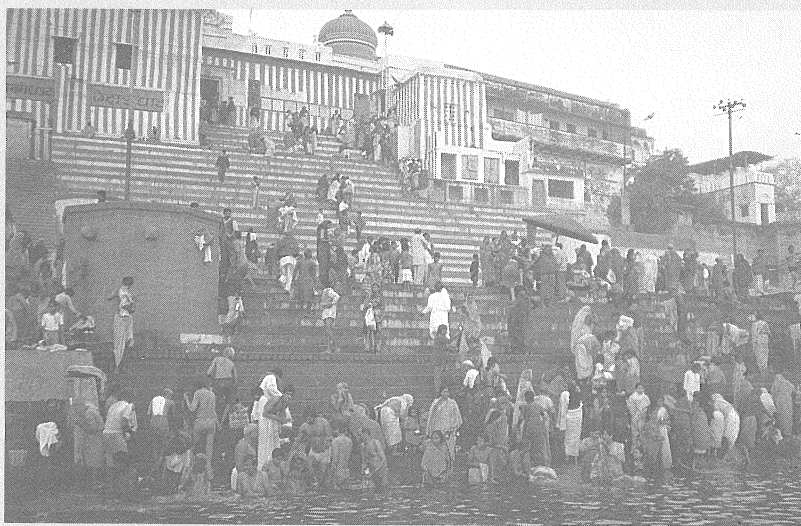
恆河兩岸，是佛陀四十五年僕僕行道說法的地方。  
恆河水、恆河沙，是佛陀說法常用作比喻的素材。  
二千五百多年來，恆河一直是佛弟子心靈的大河，  
因為那兒有佛陀的身影及佛陀的綸音。

就在今年（一九九五）春天，懷著朝聖的心情，我終於一償宿願地來到恆河邊，親炙佛陀走過的泥土，我要觸摸恆河沙，聽聽恆河水聲，遙想當年波斯匿王在佛陀座前，追憶幼時被慈母牽著手走過恆河，那份歲月密移流易的情景。

## 走向恆河

二月廿七日是在瓦拉納西一年中沐浴祭祀最盛大的日子。清晨四點多，天還沒亮，我們便提著手電筒出發了

，外面有點寒意，大概在攝氏十七、八度吧！擦身而過的有外國的觀光客，也有印度人，大家快速地往河邊走



◎浸泡在恆河中洗去罪垢，求取升天的功德，是印度人根深蒂固的信仰。

（圖為瓦拉納西的沐浴場。攝影：釋見童）

，沒有交談，只是匆匆地往前走。

沒有路燈的街道擠滿了人，黑壓壓地像條黑色流動的河，路上到處都是荷槍的軍人和警察，尤其在房子密集區的巷口，更佈滿武裝軍隊，讓這微涼的清晨透著詭異緊張的氣氛。導遊告訴我們，從旅館到恆河邊，若走舊區，只要十分鐘，但近日局勢緊張，恐怕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兩教教民準備要火拚，最好繞遠道而行。

在街道巷弄間穿來繞去，沿途聽到鐘聲、樂器敲擊聲、誦經聲，此起彼落，從不同的誦經聲中可發現它們顯然來自不同的廟宇。我心中不免狐疑，問過導遊才知道原來瓦拉納西全城至少有二百多座的印度廟、伊斯蘭教廟，幾乎是五步十步就有一座廟，尤其近恆河岸邊更

### 虔誠心影

恆河水流相當混濁，是河水夾著泥沙的混濁，因正值乾季，東西兩岸寬不過一公里，我們雇了一條船，船夫把船划向河心。河上的船隻很多，船上盡是外國來的觀光客，船夫待我們坐定，便淡淡地用手比劃著：「要買酥油燈或花供河神嗎？或買小泥鰍放生嗎？」這些東西在船上都有準備，我買了花和酥油燈放入水中，望著那片樹葉上逐漸飄流遠去的酥油燈微光，我許了個願，願我能夠再回來。

轉頭回望西岸石階上的印度人，紛雜的人聲仍遠遠傳來，他們將手中的花和點燃的火燭放入水中，有的隨

是密集。難怪沿途誦經聲在屋群間交錯重疊地播放著，那些聲音時而低沉雄渾，時而悠揚高亢，隨著地形的階道千迴百轉，沒入微曦之中。路上沒有車輛來往，只有匆匆趕往恆河的人們一顆熱切的心和雜沓的脚步聲。

就這樣迂迴穿行，大約經過四、五十分鐘，當我們抵達恆河岸南邊的沐浴場，太陽正從東岸的水平線上冉冉升起。西岸的高樓石階邊，人潮洶湧，男女老少有的提水壺，有的拿綠樹葉，有的拿小花，不斷地穿梭在沐浴場中。西岸的高樓，各式各樣，煞是好看，聽說都是有錢人家的別墅，與東岸空曠遼遠、渺無人跡的沙灘，成強烈對比。

地跪下，有的站著，有的甚至和衣直接走入水中。他們三次掬水至頭頂向著太陽供養，口中念念有詞，雙目緊閉，且三立三蹲，合掌高舉地膜拜著，然後才開始一連串的沐浴動作，最後還把沙麗（纏在身上的布）洗一洗晾在河邊。看他們將全身浸泡在水中，烏黑的長髮貼在臉上，渴望、滿足的神情映著初昇的朝陽，把自己完全融入恆河中的那份真誠，深深感動著坐在船上的我，誰說那是沐浴呢？在恆河中，印度人正找尋著他們心靈的歸宿。

石階上除了上上下下的人潮外，還有躺著的人，想

是生病無法下去沐浴吧！也有小販往來叫賣，船伏在人叢中吆喝地拉著觀光客，有好幾處地方，婆羅門祭司手持火炬，上下左右搖晃，口中朗誦經文，旁邊有敲打樂器和接受作法的人，其中也有西方女人，閉目虔敬地站在婆羅門祭司前接受作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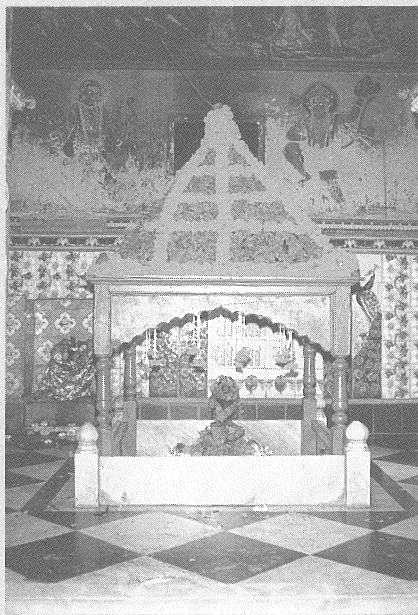
我正看得目不暇給的當兒，身旁的法師拉著我往北邊五百公尺處看，原來有一船的裸形人，大約有二、三十人，全身裸裡，向著我們划來，那船愈來愈近，我這

## 色身最後的歸宿

第二天清晨，我又來到恆河邊，這次是抄舊區進去的，確實不到十分鐘就抵達河岸，房屋櫛比鱗次，在幽暗的巷道中與人推擠，隨時又要避開地上的牛糞和泥濘，說是寸步難行一點也不誇張。偶爾在某個屋子的轉角就有濕婆神的象徵——陽具，就像守在台灣田頭田尾的土地公一樣，濕婆神在印度社會中扮演著主神的角色。印度人多以羊奶、水和鮮花作為供品，而羊奶和水都淋在濕婆神身上呢！

今天的人潮沒有昨天多，但人手還是一壺水，岸邊有人正在火化屍體，多處白煙陣陣升起，我趨前一看，男屍以白布包裹，女屍則用紅布，就這樣放在柴火上露天焚燒，這時有二人手持棍棒不斷地翻動屍體，且把屍體的頭、腳折入火中，旁邊圍著一群人，不知是親屬還是等著焚屍後撿些死者金飾的人，想必此人生前還是富

才看了個仔細，他們不僅全身赤裸，頭髮很長，有的在船沿，有的拖掛在背上，有的挽成髻頂在頭上，身上塗著白灰。有人搖手禁止拍照，其實等他們示意時，大家早已不知按下多少快門了。我看他們的頭髮糾結成團，有人還正在往身上塗灰，臉上除印度人普遍都有的額頭點聖紅粉之外，還劃了很多線條，那大概是佛經所謂的裸形外道吧！



◎在瓦拉納西巷道中，隨處可見的濕婆神廟。

(攝影：釋見重)

有的吧！

印度人相信在恆河邊火化，然後把骨灰遺骸推入河中就能超出輪迴，導遊告訴我們只有窮人才土葬，這對生長在地狹人稠、寸土寸金的台灣來說簡直不可思議！在台灣，土葬雖不一定就是有錢人的權利，但它的花費至少是火葬的好幾倍。我事後想想印度人這樣做也有道

理，除了印度人根深蒂固地認為要到恆河裡才能出輪迴的習俗外，木柴難尋、價格昂貴可能也是因素之一，一

般家庭煮飯菜都用牛糞和著稻草當燃料燒，要火葬還得買柴火才能化掉這個軀殼呢！

## 沐浴的功德

印度人相信只要浸泡在恆河的水中就是功德，因為恆河水能洗去罪垢，使人脫離輪迴，得生天堂，甚至死後在恆河邊火化，骨灰投入恆河也能不墮惡趣，魂魄超生。

為此佛陀曾說：「如果浸泡在水中，人的罪垢就能洗去，也應該會洗去功德。人浸泡在水中就能提昇道德而升天，那麼水中的魚鱉應是最有道德了，他們早就升天了！」可見在恆河沐浴的習俗早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在世時就有了，而且是那麼普遍，使佛陀不得不義正辭嚴地駁斥這種迷信的觀念。佛陀強調道德是透過人正

確的努力與修為而提昇的，功德也要靠人努力修為而獲得，絕不是依靠外在的物質所致。

印度人的生活中廿四小時都與信仰結合。一天的開始是沐浴、拜神，尤其住在河邊的人都會先到沐浴場沐浴、拜太陽，然後到附近寺廟參拜，同時也會向路邊的小廟、樹木、花草拜拜及澆水。凡是用餐前，一定要起火燒去一些食物供神。另外他們也相信供養遊方的沙門會獲得供德，所以當有人上門乞討時，他們一般都會給米讓他自己煮，若沒有食物，那麼水是最好的供養。

## 黑印度

為什麼恆河在印度人心目中是那麼神聖呢？因為印度除恆河沿岸外，到處缺水，一片乾涸，水在印度代表著「恩惠」、「神聖」。我曾與當地導遊談到介紹法師來印度學梵文的可能性，導遊一臉嚴肅，搖著頭說：「這是不可能的，光是氣溫和水，你們就活不下去了！」在印度的這幾天生活中，我確實能感受到他話裡的真實性。

印度的雨季和乾季分明，一年中只有六月至九月才是印度北部的雨季，每年三月底酷暑來臨，四月至五月

的氣溫常常高到攝氏四五度至五〇度。最近我看到中國時報六月廿日國際版的報導，瓦拉納西在寺廟區連續有人熱死，已增加至二四五人，牲口熱死無數，氣溫徘徊在攝氏四五度到五二度之間，一直高居不下。想想在這樣的高溫下，地面上的水早就蒸乾了，大地一片枯槁，沒有絲毫生機，印度人要生存的條件是如此艱難啊！導遊還提到他生下來時，擁有黑頭髮和白皮膚，眼睛與我們一樣黑白分明，他的孩子也是一樣，但只要經太陽一

晒，三、五年不到就全變成黑不隆咚的「黑印度」了，聽他一說，我彷彿明白原來印度人的皮膚是被太陽烤黑的啊！

由於受到乾旱的煎熬，印度人對雨水的關心，實在遠超出我們的想像，在台灣雨季一到，大雨傾盆，水庫是充滿了，但也常是颱風夾著水患而來。大自然對印度人的考驗，比台灣更為嚴苛，雨季儘管是他們灌溉耕種的季節，一雨天下知，大地一片生機盎然，卻也是年年

## 神的聖水

恆河的水亙古不息地流著，流過多少爭戰，歷經多少王朝，撫慰多少生靈……暫且不論它是否能洗去罪咎，超出輪迴，對生活在惡劣氣候環境中的印度人而言，恆河是他們生存的依賴，是維繫生活、生命的所在，從古以來他們融入多少感情，始終對恆河抱持樂觀的態度，永遠充滿禮讚。尤其居住在河畔的人有個傳說，認為水是神慈悲而賜予的，由於神的慈悲才使水流不斷，儘管它那麼混濁，且飄著惡臭的屍骨，但喝進去的水是神的聖水，當人浸泡在水中時，神的慈悲就會浸滿全身，所以他們相互期許並不斷地推恩，因為他們認為這村的水是由上游的村人送過來的，因此他們有責任將水送到下游的村落去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它永遠是一條神聖之河，是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，於是演變成印度人日日不可或缺，在恆河沐浴的特有習俗和宗教文化。

洪水氾濫，生命飄溺的季節。在六月廿日的同條報導中，有些地區異常高溫，渴望雨水，但季節性豪雨一到，氾濫成災，因洪水而受困、喪生、流離失所的人數，往往比熱死的人還多。因為有著這樣不可抗拒的天災禍害侵擾，他們相信人的命運是受超人力的神所支配，而這種超自然的神奇力量變成無以數計的神和神話，使印度成為眾所週知的「眾神之國」，也難怪他們的「雨」和「年」代表著同樣的意義。

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想法！我一直在想，能喝到恆河的聖水，浸沐恆河的聖水，化解甘澗，固然是種功德，但何不透過人為的努力把它儲存在水庫，並引進推恩到家家戶戶，讓每個人在日日時時中都能喝、能洗、能浸、能灌溉呢？台灣不也是乾雨季分明，河流短水流湍急，乾季一到大家著急，若不是因為水庫儲水、環境淨化、水土保持，我們要喝水也會出問題，不禁由衷地感激在我們生存環境中，付出努力的每一個人。

望著恆河那股奔騰不盡的長流，想著佛陀的身影與綸音，也像恆河一樣，不斷地流向世界每個角落，我深信，道德要靠人正確的努力與修為才能獲得，但對在印度那惡劣環境下所產生的當地宗教信仰，我除了寄予同情，更想到自己台灣的家園……